

小北斗村

阿·穆沙托夫著



新文艺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部榮獲斯大林文學獎金的重要著作，也是一部值得特別向我國讀者——特別是青年和少年讀者推薦的好書。

本書敘述了在偉大的衛國戰爭期間，蘇聯的兒童，怎樣努力學習，幫助家長料理家務，幫助集體農莊選種，運糧，割草……蘇聯集體農莊莊員如何用忘我的勞動，重建一度被法西斯德國侵略者占領和破壞的集體農莊：栽培種籽，開墾荒地，提高谷物的產量，支援前綫。

作者塑造了蘇聯兒童的勇敢、勤勞、純潔和具有遠大理想的優秀形象。通過對一些人物和具體事件的描寫，反映了蘇聯集體農莊莊員對祖國的忠誠，對和平的熱愛，對外國侵略者的無比憎恨。除此而外，作者還指出了資產階級思想對兒童的危害性，指出了對兒童負有培育責任的父母和教師，應當用怎樣的態度對待兒童和教育兒童。

Алексей Мусатов

СТОЖАРЫ

本書根據 Soviet Literature No. 6, 1950 年所載 B. Isaacs 英譯 Stozhary 轉譯，根據 Детгиз Москва 1950 年俄文本校訂

小 北 斗 村

〔蘇〕阿·穆沙托夫著

張 岸 來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1號

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號 1075

開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 9 1/4 字數 215,000

（原光明書局版印 30,000 冊）

1956年8月新1版

1957年8月第4次印刷

印數 23,901—27,000 定價 (6) 0.90 元

我是怎样寫“小北斗村”的？

阿·穆沙托夫

小北斗村是我在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間寫成的。我希望苏联的讀者能够知道：集体農庄的小朋友們怎样生活，怎样劳动，他們夢想着什么，打算做什么。

事实上，小北斗村集体農庄并不存在，这个名字是我想出來的，但是，小北斗村里所有的記述，却都全是从我們的集体農庄生活里找出來的真實事情。

偉大的衛國戰爭的年代里，我們的集体農庄里出現了许多这样的男孩子和女孩子，他們为巩固集体農庄，增加粮食產量而忘我地劳动。他們耙地，鋤草，收庄稼，飼养牲口，还做好了十來样別的工作。

比如，誰不知道烏茲別克的少女——少年先鋒隊隊員查密拉·姆塔洛娃的歷史？她同五个女朋友組成小組在集体農庄的土地上种棉花的时候，还不滿十四歲。建設祖國的热情和勤劳勇敢的精神，使她成为熟練的棉花工人和自己从事的这个事業的技師。苏联政府賜給查密拉·姆塔洛娃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

克梅洛夫斯卡亞区，淑林斯卡亞小學校的同學們的劳动功績，也是全國聞名的。他們同自己的老师巴克丽克夫一道生產了不少小麥。

上面这些和十來个别的事实，帮助我在小說中構成了勤劳的、不屈不撓的、親切的小小北斗村的少年先鋒隊隊員們的形像：山加·

孔沙可夫，瑪莎·拉吉汀娜，飛笛亞·拆尔卡沁和別的一些。

在觀察了实际生活之后，我才刻画成集体農庄主席塔琪亞娜·洛蒂昂諾夫娜，米丘林學說試驗者查哈尔·維克沁和小北斗村小学生們的親愛的教師安特烈·伊凡尼奇。

就連“孔沙可夫卡”小麥的歷史，也不是我空想出來的，也是从生活里寫下來的。还是在战前的時候，我認識了集体農庄庄員姆斯丽瑪·別哥依也娃。有一次她在空地上發見了三枝大粒小麥的麥穗。經過了几年不断的劳动，她从这三枝麥穗收得了几普特优良的麥种籽。她把种籽送給自己的集体農庄，集体農庄庄員們為了感謝这件事，把新的麥种叫做“姆斯丽姆斯卡”，同时苏联政府送給姆斯丽瑪·別哥依也娃人民选种家的称号和“名譽的标志”勳章。

还有，我为什么要把这篇小說取名小北斗村呢？我是想通过这个名字表现出这样的思想：象朴素的小北斗星座同其他的大大小小的星座一起照耀着人們一样，小小的小北斗村集体農庄，在親愛的俄罗斯廣大土地上尽着自己的任务；它是構成我們祖國的光荣和偉大的一个因素。这也就是小北斗村那些热爱自己的農庄的孩子们所幻想的：“我要我們的小北斗星照得比所有其他的星都亮。——比方說，同大北斗星一样地亮，或者，象北極星那样亮。讓人家远远地就可以看到我們；不管是在海上航行的人，在前綫打仗的人，还是住在莫斯科的人。”

我希望所有苏联的小朋友們也是这样地热爱自己的集体農庄，自己的学校，自己美好的祖國。

我收到許多打听小北斗村的准确地址的信。寫信的人打算同書中的小主人們通信，以便夏天到集体農庄去訪問，打算同他們一道在那塊實驗場和田野里工作。

苏沃洛夫学校的年青小学生們寫着：“我們，加里寧·苏沃洛

夫学校四年級的小學生們，讀過，也研究過小北斗村這篇小說。我們非常喜歡山加·孔沙可夫，那個不屈不撓的，勇敢，勤勞，熱愛自己農莊和祖國的孩子。我們同他一道嘗到了痛苦，並且也為他的進步而高興。”

“小北斗村指出了真正的少年先鋒隊隊員應當是怎樣的人，”娜加·伊林斯卡亞寫道，“我們在小北斗村的小朋友們的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勤勞，誠實，深厚的友誼，堅強，把事業堅持到底的精神。”

小學生尤拉·西尼琴來了這樣一封信：“親愛的小朋友山加，瑪莎，飛笛亞！我讀完小北斗村這本書的時候，真想同你們見面，我要同你們交朋友。山加，我的腿有病，躺在醫院里，我出院的時候，一定坐車到你們小北斗村去。山加，我真高興你把飛笛亞·拆爾卡沁請到你的家里去。山加，告訴我，你身體好嗎？替我向所有的人——你媽媽，瑪莎，飛笛亞，查哈爾爺爺等問好啊。山加，你別難過，你沒有爸爸，我也沒有爸爸啊。我爸爸曾經當過戰車隊的中尉。”

“親愛的作家阿·穆沙托夫，”列寧格勒的學生耳·吉斯基娜寫道，“我有許多缺點。我有過這麼一回事，由於這回事，全班的女同學決定不同我說話，一直到現在情形才改變。在她們不同我說話的這段時間里，我也沒有改正錯誤。我對她們說：‘我也不想同你們說話。’可是，當我們讀完，並且分析了你的小說小北斗村的時候，我明白我的性格非常象比琪加·狄維亞特金。當然，我不願做比琪加那樣的人。這本書幫助我改正了錯誤。”

目 次

我是怎样寫“小北斗村”的?(阿·穆沙托夫)	1
-----------------------------	---

第 一 章	信	1
第 二 章	春天	7
第 三 章	三枝小麥穗	13
第 四 章	“維克沁實驗場”	21
第 五 章	橫冲直闖	27
第 六 章	戴皮帽子的孩子	36
第 七 章	仙屋	42
第 八 章	親眼看到	50
第 九 章	郊外	58
第 十 章	在郵局里	64
第 十 一 章	土地	73
第 十 二 章	援助	81
第 十 三 章	“根本原因”	89
第 十 四 章	家里沒主，寂寞孤苦	97
第 十 五 章	“再会罢，学校!”	103
第 十 六 章	是說出來的時候了	111
第 十 七 章	馬夫	116
第 十 八 章	向后轉!	123

第十九章	船形帽	129
第二十章	割呀，鐮刀	137
第二十一章	趕車	146
第二十二章	下雨的日子	153
第二十三章	重逢	161
第二十四章	第五塊方土	167
第二十五章	球和球棒	176
第二十六章	蝗虫	183
第二十七章	“釣魚去”	190
第二十八章	斗牛	198
第二十九章	窗子里的燈光	202
第三十章	深夜	207
第三十一章	“我們不是孤兒！”	214
第三十二章	“孔沙可夫卡”	222
第三十三章	理想	226
第三十四章	親密的朋友	236
第三十五章	偵察隊報告	244
第三十六章	冰雹	254
第三十七章	麥粒	262
第三十八章	運輸隊隊長	267
第三十九章	滿天星斗	275
第四十章	大家庭	281
譯后記		285



第一章 信

山加·孔沙可夫的課桌靠着窗子。因此，第一个感觉到春光悄悄地慢慢地爬上村庄的，便是他。也是他先看到山腰上那一塊一塊的正落着雪的坡地变成棕色，先看見田野里的雪逐渐变黑，先看見山谷里的河流漲水。并且，当河里的冰塊开始动的时候，第一个把这件事向全班同学宣布的，也是山加。

除这点好处而外，从教室的窗子看出去，还有馬路清清楚楚地擺在他的眼前。集体農庄的邮务員铁孟加·珂立奇金，經常在第二堂課快要下的时候，走过这条馬路，履行他那每星期兩次的送信任务。

这时候，山加就一定把手举起來，一得到老师准許离开教室，

他便一冲而出，赶上鉄孟加。

可是，这邮务員今天却迟到了。下課鈴已經响过了，仍然沒有看見他的影子。

山加沒有穿他的短衣，只把他那頂襯帽^①向乱髮蓬松的头上一戴，就繞校舍的牆角跑去。——他整个冬天戴的就是这样一頂帽子。耳朵都給冻坏了，現在还脫着皮呢。

四周地上的雪，顏色暗淡，體質軟湿。一些小溪流，發出低低的潺潺声，橫穿那条給已經溶化的糞堆弄黑了的大路流过。山腰上，雪已經溶完了的一塊塊的坡土，沐浴在日光里，一眼看去，温暖而又干燥；它們是那样地引誘人，山加簡直想把高靴和長袜脫下，赤着脚到上面跑步去。

“冰塊一定在河的什么地方破裂了。这样一來，我們的鉄孟加就給擋住，也許，信件还会弄湿，”山加煩惱地这样想着。

他把头向后仰，斜眯着眼睛看太陽，看了好一会。接着，他又望望四周，吸吸空气，好象不肯相信那一切——那太陽，那温和的微風，那潤湿而有香味的空气等等——真正意味着春天已經到來。

突然，鉄孟加·珂立奇金在馬路的轉弯处出現了。——短小的身材，淡黃色的头髮，穿着一件又旧又短小的皮外套，戴着頂羊皮帽子。

山加大踏步走上前去迎接他，而且用一种办事認真的神气同他握手。

“你迟到了，邮务員！”

“他們已經把加拉珂夫加的桥拆了——預料冰塊很快就要开始动。你瞧，我費了好大的工夫才过得河來，”鉄孟加說。

山加把头掉向背在鉄孟加肩膀上的那只臃腫的皮邮袋。

^① 苏联兵士戴的一种帽子，襯在鋼盔下面的，無边，本書里有时譯作軍帽。

“今天的信好多呀！”

“这还不是全部。甚至还不到一半呢。你不知道，邮局收到的信可多呢！——成千成万的——他們差不多連撿一撿，分一分类，都來不及呢。成堆地堆在那里。”

“还是没有什么信交給我們嗎？”

“我不是正在告訴你嗎，”鉄孟加竭力把眼睛从山加的面孔掉开，“他們还没有把全部信件交給我。因为要撿，要分类，还來不及全交到我手里。其余的，我明天就可以領到，那里边一定有一封是你們的。”

“你前次就这么說过了，再前一次說的也是这句话！”山加失望地攤一攤手說，同时，轉身向学校走去。

鉄孟加嘆了一口气，好象覺得自己在山加面前犯了罪似的，接着，他在邮袋里四处摸了一陣，就去追赶山加。

“喂，叫声瑪莎·拉吉汀娜罢。这里有一封信是給她的！”

山加站住了。他匆匆地看那信封一眼，就向一个身材瘦小的女孩招手。那女孩有一双大眼睛和一头淡黄色的短髮，正同几个同学站在走廊的台階上。

瑪莎·拉吉汀娜双手藏進短外衣的袖孔里——这是她的一种習慣——向鉄孟加走來。

一封寄給她的信，而且还是从邮局寄來的！这可真是从來沒有想到的事！

不錯，去年瑪莎同她的朋友琴娜·珂里索娃——她們的家同在一條街上，相隔三家——吵嘴以后，她曾經收到过一封信，信壳上寫明是“急件”，而且，还貼上三張邮票。不过，这封信不是由邮务員从他那只臃腫的邮袋里取出來交給她的，而是由琴娜的小兄弟帶來的；他把这封信拋進屋里，同时大声說道：“琴卡① 到死也不同你要好了！她再也不要你去約她一塊兒上学，再也不同你坐在

一排了!”

当时，瑪莎并不想去讀那封信。她把信同垃圾一起扫出門外去了。兩天以后，当这两个女孩又和好起來了的时候，她們从垃圾堆里把这封信挑出來，讀也沒有讀，就把它撕成碎片，迎風扔掉了。

然而現在，鉄孟加·珂立奇金手里拿着一封真的信，是一封厚厚的信，白色的信封，信封上打滿了濃黑的郵戳。

瑪莎狐疑地从他的手里接过这封信來，拿着它，很快地跑到教室里去。她的同班同學們緊緊地跟着她的脚后跟追去。

“这是誰寫來的，瑪莎？”

“快念罢！”

“看看寄信的地址，看看筆迹！”

可是，这女孩坐在課桌前，拱出她那瘦骨棱棱的手肘，把这封信緊緊地握在手里，压在胸前。

“走开……無論是誰，我都不讓看。我要自己一个人先看。走开！——你們都給我走开！”

她的同班同學們無可奈何地散开了，各自回到自己的課桌上。不过，他們的头，都象向日葵追踪太陽一样，情不自禁地向瑪莎这个方向掉過來。当瑪莎坐着讀信的时候，所有的眼睛都帶着嫉妒望着她。

突然，瑪莎感情激动地跳起來了。她把头一揚，兴奋地叫道：

“哦，女同學們，男同學們！……你們全体，从小北斗村來的，从托尔比叶窩村來的，以及从洛克特窩村來的人們，凡是在安特烈·伊凡尼奇班上讀过書的，猜猜这是什么回事！——他还活着呢！还活着！”这女孩搖着那一封信，象搖号旗一般。“他寫了一封信給我們……他向我們大家問好！”

① 琴卡是对琴娜的暱称。

孩子們又重新跑來圍在瑪莎的課桌邊了。

“你不是說謊罷！”

“他現在在哪里呀？”

“他這一向為什麼不寫信來呢？”

“趕快點，讀信罷，讀信罷！”

“不，不，誰讀都好，只有瑪莎不行，”比琪加·狄維亞特金是一個肥頭大面的短小男孩，生着一雙鼓鼓的蝦眼睛；他想起瑪莎背誦課文的時候，經常是那樣急急叨叨的，漏字掉句的，便提出抗議。
“讓孔沙克^①讀罷。”

山加的手抖着，從瑪莎手里把信拿過來。

教室里變得非常沉靜了。

那老師，瑪莎的舅舅，安特烈·伊凡尼奇·拉奇金，請他的外甥女兒替他向他從前教過的全體學生問好。他信里說，他正在醫院里養傷；又說，他十分健康了，想同男孩子們女孩子們隨意談談許多事情，好久以來他沒有寫信，是因為他曾經住過的那些地方任何一種郵遞設備都沒有。

關於這些遙遠的地方，他將來會一一地告訴他們的，將來，——就是他回家來，回到小北斗村來的時候。這個會面時期不會很遠了……

“但是，我親愛的青年朋友們啊，當你們的父親和哥哥們打完仗回家來，你們去歡迎他們的時候，你們拿什麼成績給他們看呢？”山加讀老師的信。“你們近況如何，你們在校中學習情形如何？”你們的母親對於你們的成績，表示滿意嗎？我們那座面臨河流的校園，戰前我們大家多么喜歡在里边工作啊，它現在仍然微風習習，芳草萋萋，象從前一樣嗎？還有那些金黃色的小麥，普希金集體農

① 孔沙克是對孔沙可夫的暱稱。

庄會因它而出名，它也仍然在田地裡波浪一般地起伏着嗎？寫信給我，把這一切都告訴我罷：關於集體農莊的情形，關於學校的情形。如果你們在這封信裡發現一些種籽，朋友們啊，不用奇怪。”

“什麼種籽？在什麼地方？”塞姆希金叫道。

瑪莎從信封裡抖出一個小小的紙袋來，上面寫着這樣的字句：“檢閱員，請勿扣留。這是供栽培用的種籽。”她撕掉袋子的一個角，把一些小粒的棕色種籽倒在她自己的手掌裡。

同學們都彎着身子向她的手掌裡看。

“這是罌粟嗎？”琴娜·珂里索娃問。

“樣子看去不象罌粟，”瑪莎回答。

“我發現這些種籽，”山加繼續念信，“是在靠近我們戰壕的一片荒地上。整塊荒地長滿了繁茂的野草和山薊，幾莢熟透了的苜蓿^①，突破野草和山薊的掩蔽，伸出頭來，肥大得那麼出奇，我禁不住羨慕它們。這一帶的老鄉們，一定在這地方栽培過很豐富的草。我選了這些最好的種籽，這許久以來，我都一直保存着它們，現在，我把它們寄給你們。留心保護這些優良種籽啊，把它們種下地去，它們一定會拿豐富的出產來報答你們的辛勞。

“‘這樣少的幾顆種籽，叫我們怎麼辦好呢？’你們也許會這樣問。可是，要記得我們集體農莊的那位生產隊隊長耶哥爾·普拉東那維奇·孔沙可夫。在戰前，他曾經靠三枝麥穗做種籽，種出非常優良的一種小麥來呀。不錯，只靠三枝穗呀，這三枝穗上，總計起來，一共只有兩百零八粒麥子呢。

“關於這事，你們可以去問卡特琳娜·華西立也芙娜·孔沙可娃和查哈爾·米特呂奇·維克沁——他們會把更多的情形告訴你們。特別加意保護啊，我的青年朋友們啊，要特別加意保護耶哥

① 是豆科的一種，栽種來喂家畜的。俗稱金花菜。

尔·普拉东那維奇栽培出來的那種罕有的種籽啊——不可讓它毀壞掉。田地裡每一棵麥穗，每一片草葉，現在對於我們戰鬥部隊，都是珍貴的啊。他們回家的時候，看到一片金黃色的麥田，這景象定使他們高興，並且，他們對於你們的熱心和你們有遠見的打算，一定要表示不可言喻的感謝呢。

你們的老師安特烈·伊凡尼奇。”

男孩子們和女孩子們都垂下他們的頭，再向瑪莎的手心裡看了一會。他們曾經不止一次地看見過草類和谷類的種籽。在田地裡看見過，在打谷場上看見過，在播種機的箱子裡，在鼓式打谷機的下面，在谷倉的袋子和谷箱裡，都曾經看見過，可是，卻從來沒有看見過這種種籽，黑黑的，硬硬的，小小的，卷縮得象一些小小的鐵彈簧一般，看來多么有趣。

第二章 春 天

瑪莎和山加離開了學校，正在回家去的路上。到他們住家的小北斗村去，有三公里的路程。

那些討厭的小溪流，彷彿約好了似的，隨時隨地阻擋他們的去路。在這一個地方，它們形成寬闊的水灘；在另一個地方，它們把路也沖垮了，憤怒地急流猛沖，一頭還喃喃不已地說道：“我們決不讓你們走過，不，我們決不讓你們走過！”

對於尋找腳踩石，尋找干地方這類的事，第一個感到不耐煩的是瑪莎；她下決心索性一直從水灘和水溝淌過去。山加好不容易才跟上她。

他們很快就來到可以望見小北斗村的地方了。這個村莊的兩排房子，排列在那條迂曲的小北斗河兩旁的高岸上，有的是新建的，有的是古舊的。房子的後院，有一些臨時搭起來的粗陋的小

屋，甚至是些窑洞。沿着寬大的街道看去，一些木房正在建造中，到处放着新鮮的木料，色白而又多脂；还有着一堆堆的粗木樁和一排排的長木柱。在新鮮木料堆中，立着一些用三脚架搭起來的鋸薄板的鋸架。

房子和房子之間，而今出現了空曠的地面。那些用枝条編織的柵欄和籬笆，也不象战前那样彼此鄰接着。只有那些枝条四垂的赤楊和高大的白楊，仍然安然無恙地站在它們的老地位上。

街道已經荒蕪了。山加和瑪莎沿着后園的边上走。走这条路回家，比穿过村子的中心有趣多了。这里，在農庄房屋之間，人們忙忙碌碌，四处走动，彼此尋找。車輛來來去去。那些在牲口棚里的乳牛，渴望着新鮮草料，高声大气地乱嚷着。打鉄場里的鉄砧發出清朗的响声，象鐘聲一般，只有在早春時節，它才能發出如此清朗的响声。

究竟是由于这日子真正同春天一般——風和日丽，温暖清明——的緣故呢，还是由于她手里拿着的那封珍貴的信件の緣故，总之，瑪莎是急于把她所感到的快乐，拿來同每一个过路的人分享。

“你們好啊！”她向集体農庄的那些女同志們打招呼。“我們接到一封信，你們瞧，——是安特烈·伊凡尼奇寄來的呢。”

女同志們停下工作來問這問那，親切的微笑浮現在她們的面孔上。

每一个孩子，在集体農庄里，都各有着自己心爱的地方。

瑪莎首先向养鷄鴨的院子里看了一会，然后，又把山加拉着走开，到牛欄去，因为她得去看看那条小牛多林加一下。这一条小牛，今年冬天是由她和她媽媽來飼养的。

那白头湿鼻子的多林加，認出是它的女看护來了，便向她跑來，敏捷地攔住她的手指，开始吮嘔起來。

緊靠着牛欄的，便是养猪圈。那些小猪，看去一身淡紅色，非常清潔，好象是剛剛从浴室里出來的樣子。它們在編織得很密的籬笆后面的一个小園里走來走去，这園子里边充滿了陽光。

“只稍稍停留一下就走，山加，”瑪莎看見这男孩子的不耐煩的面容，便拉拉他的衣袖这未說。

她很快地爬过籬笆，蹲下來叫道：“小猪，小猪，小猪！”

那些小猪一点也不理睬她。它們拥挤着从这个角落奔向那个角落，或者，圍着那个喂猪的女郎，用它們的鼻子触她的兩腿，并且尖声嗥叫。它們那些下垂的耳朵，在陽光之中变成深紅色了。

“露蕊呂亞姑姑，”瑪莎問，“我們什么时候替它們取名字呢？我和同學們已經想出了一大批好名字——雛菊，矢車菊，还有琉璃草。”

“雛菊？真是！”那喂猪的女郎說，她一面說着一面把小猪們叱退。“它們是一批小流氓——一批飯桶！它們的吵鬧声把我的耳朵都震得痛起來了。”

最后，瑪莎終於捉住了一只小猪。她輕輕搔它的背部。这条小猪受寵若驚地發出哼哼的鼻声，表示欢迎，并且索性在瑪莎的脚边伸开四肢躺下了。

“啊，我的小寶貝，我的傻瓜小猪啊！”瑪莎低声叫着。

“瞧，你的小寶貝走了，”那喂猪的女郎笑了。

瑪莎抬头一看，原來是一只小猪把她上学用的書包拖走了，它把書包在地上拖着跑。

这女孩子冲上前去，赶上那只小猪，把書包夺回來。接着，她覺得頗有些兒害羞，便翻过籬笆來。待她向自己的四周看的时候，才知道山加已經走了。他已經在打鉄場的外边站着了。他摸摸那架新近修整好的犁耙的手柄，弄弄那架种籽播种机的杠杆，又用脚去碰碰刺刀一般鋒利的耙子的齒。接着，他又从那所烟熏火燎的、

矮屋頂的打鐵場那扇小門偷看進去，在場里，那位短鬍子鐵匠叶夫色奇正站在均勻地呼吸着的鼓風爐旁邊，表演他那套使神役鬼的魔術手段。這鐵匠以伶俐的動作，從鼓風爐里取出一條火熱的、蛇一般彎曲着的鐵條來，把它放到鐵砧上去，馬上把鐵錘威吓地高舉起來。

“打你，打你！”鐵錘似乎這末說，但是，那條小蛇卻把憤怒的火花向鐵匠射來；接着，它變成一個彎弓的形狀，顏色也變成深紫色了。等到被浸到水桶里去的時候，它便嗤的一聲，噴出一陣陣的蒸汽。再從水里提出來時，已經是一個弓形的鐵馬掌了。

“呀，是你？年青的孔沙可夫！”叶夫色奇說，這時，他的眼光落在山加身上。“使用你的眼睛，而且，練習使用你的雙手……來呀，把那柄小鐵錘拿起來！”

山加就是盼望這一声吩咐。他趕快把短衣脫掉，把緊身衣的袖子卷起，拿起了一柄小鐵錘，心跳得很厲害。

瑪莎向這個打鐵場里看的時候，她看見山加正同叶夫色奇一塊捶打鐵砧上的鐵。瑪莎決不是那種甘心呆站一旁什麼事也不做的女孩子。她跑到風箱邊去。

“讓我來拉風箱！”

“哎喲，瞧，這可真是些好幫手呀！”叶夫色奇一頭說一頭把一個鐵馬掌插到水里去，同時用衣袖擦着面孔。

山加看了瑪莎一眼，也去擦他的面孔；動作也同鐵匠一樣地從容。接着，他吐些唾沫在手心里，把鐵錘從這只手換到那隻手上去。

“還有什麼別的活要做嗎？”

“哦，不很多，”叶夫色奇笑着說。“大約有一打左右的犁，兩打耙子。”他從山加手里把鐵錘接過去。“你頂好還是回家去罷，親愛的伙伴。我敢說，你這一次回家，單在路上就已經花了一個鐘頭以上了罷！……”